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六 郊特牲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至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訂義註大猶獨也天之神日為尊掃祭以下言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尚赤者周也

也者獨報天之為諸神之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

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

郊特牲

一

之四時祭日於東郊類於內故小宗伯云北五帝
於四分郊日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春分
秋分冬月是與月皆為燔柴也夏正郊祭日
於一歲之日久矣燔柴也夏正郊祭日
夜以明祭月皆為燔柴也夏正郊祭日
配孟冬大蜡之時又祭天而主日配以月是
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天而主日配以月是
年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
殷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祭日於壇祭月於壇
也其牲皆用騂牛故小宗伯云凡小宗祭
鄭云小宗祭皆用騂牛故小宗伯云凡小宗祭
少牢故祭法云王埋少牢於泰畤所祈禱則用
鄭註云凡祭此以牲下皆祭於泰畤所祈禱則用
月合祭之時用牲分祭之時用少牢是也
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周禮疏人而祭
酒尊及五簋之屬故周禮疏人而祭
此等上具疏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朱子曰
解於上具疏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朱子曰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

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
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間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
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
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陳氏集說
曰今案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月寅
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國立爲二
祀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
以朱說爲失

疑義註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

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
長也陽位者日太陽之精也此易緯乾鑿度
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
地之道案書傳云迎日謂春分日非春分者此云
寅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
兆於南却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却故
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所
非唯祭日也不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所
出尊使居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
羣臣使居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
廷華案郊謂國丘之祭大司樂國丘之祀在冬
至之日此言長日之至謂冬至日始長也註本
緯說言建寅之月而於長日之至則又以卯月
春分斛之則牽合矣註所以為此說者蓋鄭本

以圜丘為祀昊天以祈穀為郊祭五帝又因魯人啟蟄而郊故以建寅言之非也又案大報天而主日者謂祭天配以諸天神而諸天神中又以日為宗主耳若就陽位則仍以祭天而言蓋天陽也註舍天而言日大誤疏又以不用所出之帝為疑所出帝即感生帝也鄭本謂郊為祭感生帝而孔又悞以此郊為祭日故舉所出帝與日較用不用也至以主為賓主之主則又不足辨矣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訂義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
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
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陳氏集說曰
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
辛日也嚴陵方氏曰言日至則不必皆用辛也
旋義註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
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
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
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
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

者見周禮孟在魯因推魯禮以告周事周疏如天以
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謂日
陽生用故云新用事而日辛日辛日辛日辛日辛日辛日辛
日說非也謂天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謂日
衆周禮冬至謂天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謂日
冕服不十有二旒周禮冬至謂天之月而氣至者謂日
是車禮也從祭王色是祭王色是祭王色是祭王色是祭王
之丘泰壇則人功祭非一作是國丘此說泰壇別也
是天知郊與丘所祭非一作是國丘此說泰壇別也
是魯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謂日之月而氣至者
乘大路載弧矢以先王後稷以先王後稷以先王後稷以先
郊又難記魯云正月十有二月以先王後稷以先王後稷以先
明冬至郊之郊魯必用也夏云正三魯既降下一天子夏不敢
曰

天子之先王廟之故事也。用建子之月而祭，師說天欲示在天下之民，又却以祈農事，故左傳云魯不與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却祀之月，授以此祈魯唯一是却二不與也。天子却鄭康成之說，則祀之月，正不故從梁傳云魯三月辛卜二月辛若止，故聖論以馬昭以下辛梁傳三月辛若止，故聖論以馬昭以下辛梁傳三月辛若止，故聖論以馬昭以下辛。

[illegible]

事並天子郊索常制地祭陰迎日正聖之郊家初閏
 初是孟之說車明祭上天氣其者則證言將語動丘
 卜皇春月天龍堂天之於始盛月氣天馬肅文定之國
 日天祈為子旂位圜丘地盛月祭令之子昭所同公始丘
 國之穀始圜衣云丘皆上祭陰天主不申據孔問也與
 丘佐於故丘服魯其可之陰天子日用鄭經以孔對郊
 既其上稱言車君禮祭國迎子日用鄭經以孔對郊
 卜實帝始始祈以王馬丘陽正長日云傳為子啟是
 日天及也郊皆孟服無不豈月而至易分天郊蟄一
 則也龍張者自春大常言為迎陽郊緯明子祀及也
 不融見融魯不祀案虞郊理春氣也云鄭郊之將言
 得又而又以同帝而故則乎是盛夏三必祀事郊始
 正云零謂轉何於冕不非周也故正王別之孔祀郊
 用祀此國卜得郊乘言祭禮若祭月之為事子故者
 冬天五丘三以服玉郊郊云冬其陽郊其如對言冬
 至神帝是正諸袞路周也冬至始氣一說聖之始至
 之率之祭以侯服建官言日祭升始用者證與孔陽
 日執等皇建之乘大之凡至天而升要案論此子氣

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
辛日者當齊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
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陳二家所據
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凡其義皆同穀梁之義魯
轉卜三正之內一却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
魯冬至却天夏至又却凡二却非鄭義也
廷華案王肅用董劉說是也鄭舍周言魯於記
言周之義已是不符且阮云魯無冬至祭天事
又日以建子之月郊天不自為矛盾乎况魯實
諸侯又安得以周禮魯禮並稱耶疏舉下文十
有二旒等以正周魯之不同馬氏駁之是矣而
未盡也要之記出漢人傳聞吳辭本不足據即
就魯言亦不當十有二旒素車泰壇不見於他

經亦未必卽是魯禮若明堂位誇大魯事最為誕妄無論賜魯重祭之非卽是矣亦正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未嘗并賜魯公以天子之冕旒天子之郊祀也且卽賜魯公矣然亦猶是周天子之服制耳胡可以此魯服為異於周至王肅駁鄭是矣馬昭又卽鄭意申之張融亦鄭意均不足舉以為說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祢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

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訂義註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
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
敕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
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
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
親親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報猶自也夙興
朝服以待日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
禮祭之日小宗伯逆菜省鉞告時於王告備於

王也王親上謂有百姓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
是王之法必先祭所生之云王自此還齊路致齊者
卜法必在七日祭前三日祭義云散王自七日致齊
日又云則此經戒三日祭鄭氏云王自三日致齊路
致之室則此經戒三日祭鄭氏云王自三日致齊路
齊之時以誓命重相中教也祭之日王皮弁以
聽祭報者郊之日早晚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
小宗伯告日時早及牲事起皮弁服也示民嚴
未服大裘而衣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
上也著結卑朝著皮弁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
教人也尊嚴其君上之義也引周禮者證小宗伯
既有事是也王皮疏郊事既尊不敢專報故先告
升聽之是也亦如受命也作龜於祔宮者作灼也
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龜於祔宮者作灼也
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祔廟卜之也尊
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

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
近者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官射以擇賢者為助
祭之人故云王立於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
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
鄉射記引尚書傳至皮射陳於澤然後鄉大夫
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
今之取也於澤官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版親
聽誓命者因於澤官中又使有司誓敕奮素齋
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器云聚衆而誓
之是也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祢

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誅義也王自澤
官而還至欲致齋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
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
姓百官跪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
在大廟重戒之

旋義疏禮器云魯入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
於禋宮是也

廷華案冬至有定日不必卜此卜尸及牲也又
記明言廟禋宮非廟不足舉以為証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記婦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

聽上

訂義註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剡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弗命而聽化王嚴上也疏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記埽反道者記埽廣埽也反道剡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冢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云鄉也大鄉之民各於日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

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野郊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采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訂義註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周禮王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十二者
天之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明謂則
之以示人也疏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衮有日
衣七年左疏當祭之日王被衮冕衮冕有日月
星辰以象天也首戴冕其璫十二旒法則天數
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者旂十有一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
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聖人則之
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衮以下之事
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

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

之

疑義註被衮象天此魯禮也魯侯之服有衮冕
而下也素車駟馬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周與
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
著以衮冕故經云為周郊也魯公得而王者作記
既以魯禮而為周郊也魯公得而王者作記之
云魯用王禮故周禮或亦當然也明堂位云大
路殷路也乘素車駟馬故周禮公之郊用駟馬
一就此云乘素車駟馬故周禮公之郊用駟馬
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禮公之郊用駟馬
周禮知用殷禮也
莊公既用殷禮也
廷葉棠鄭註周禮謂日月星辰畫於旂而衮服

九章春官詳此記乃云象天則仍有日月星辰其說不可通矣故為魯禮說為彼註作回護耳不知記明言王註猶以魯禮言是屈記以從我疏以魯得稱王解之則竟悖矣殷車殷禮下過隨臆言之不足辨也白說見周禮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訂義註養牲必養二也滌車中所搜除處也唯其遭時又選可用也說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郊不郊公羊云皆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披殺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

災更引從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
後不吉則止不郊以中所謂除者按謂掃
清滌故月也者遭時謂帝遣災云唯具遣時
又還可用也其祀授之性臨時遠其可者凡帝牲
牲而用之其祀授之性臨時遠其可者凡帝牲
授牲尊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躬之三月
若臨時有故疏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
乃變之也故疏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
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
為獨用也為月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
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
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
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
在滌三月者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

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
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案此月取投可勝牛為
別取若平時投
牛原在滌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

訂義註言供本可以配疏此一經論祖配天之
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大報本反
始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
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
以財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

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
文杜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
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
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邾表畷禽獸仁之至義
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
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訂義註八者所祭有八神也伊耆氏古天子號
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

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
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先嗇若神農
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農田
畋也郵表畋謂田畋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
處也詩云為下國畋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援猛

獸也迎迎其神也

水庸溝也

疏明堂云土鼓
籥伊耆氏之樂
禮

運云夫禮之初始

諸飲食贊俘而

土鼓俱稱土
祭

鼓則伊耆氏神農也

以其初為田事

故為蜡祭
祭

以身報天也下云主

先嗇神農既為

始蜡堂自祭
號

其子孫為天子者始

為蜡祭祭其先祖

造田者
收

故有先嗇也知是月

十二月者下云臘

蜡而收
者

民息已收謂收飲則

詩所謂十月納禾

稼又
三月

皇己更長

郊特牲

十三

代各以然此二經月文據周故為非十二月共皇氏以三
 代各以然此二經月文據周故為非十二月共皇氏以三
 萬物非所祭其神也者萬物之神聚萬物而祭之者
 以報物所造之功配於民神者也若神農稷禹湯
 配此八神云而祭者配之於民神者也若神農稷禹
 農此八神云而祭者配之於民神者也若神農稷禹
 云后稷是也云若神農稷禹
 為主司農是也云若神農稷禹
 為取此一成之功為收斂日主後稷而祭不司
 者及此一成之功為收斂日主後稷而祭不司
 也者及此一成之功為收斂日主後稷而祭不司
 農及此一成之功為收斂日主後稷而祭不司
 功及此一成之功為收斂日主後稷而祭不司
 却舍言成饗焉所引詩者齊魯韓之報其文百
 篇所舍言成饗焉所引詩者齊魯韓之報其文百
 不云能食不離散布仁詩故為齊魯韓之報其文百
 所云迎其神於祭物之以功所教授也若水亦以郭
 所云迎其神於祭物之以功所教授也若水亦以郭

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說此一節論蜡祭之事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香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云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香司香並是一神有益於人永庸之屬在池益其祿香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懸

遠雖祭不在八神之數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
民邾表畎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廩邾若邾
亭廩字廩所表田畯畎者謂井畔相連畎於此
田畔相連畎之所造此邾舍田畎廩焉禽獸者
卽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
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
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
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
疑義說大蜡八者卽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
邾表畎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

廷華崇記自先畜至水庸所以叙八蜡之神下
昆蟲毋作則祝辭耳鄭於水庸以上求八蜡之
數不足乃混入昆蟲張子非之謂蟲是為害者
不當祭其說是也但八蜡之說不一王氏肅則
去昆蟲而分貓虎為八張子則先畜一司畜二
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榷八嚴
陵方氏則云八者先畜也司畜也農也郵表畷
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山陰陸氏則云先畜
一司畜二百榷三農四郵表畷五貓六虎七坊
水庸八其說皆優於鄭並存之以備考又伊耆

氏鄭以為古天子之號孔皇以為神農陳氏祥
道非之其說云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成老
者賴之蜡以息老物故主蜡也以其官名姓周
人又以其姓名官先儒又謂其始制鼓簫又始
為蜡故以為古天子之號然古之制法者如隸
首造厝大抗作甲子之類豈皆古之帝王哉其
說亦近但古之帝王固無可考而周礼及明堂
位與此三伊耆氏是一是二亦未可懸斷也姑
並存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
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
冠黃冠革服也

訂義註土反其宅以下此蜡祝辭也辭同則祭
同厥可知矣空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
屬為害者也送終衣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裘
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
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草服者言祭
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有八神忌祭各別故言則祭同厥可知也送
終衣殺所謂老物者案周禮篇章云罔祭蜡則

飲故頌擊土鼓息老物以老物故素服物老將
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
素裳經直云素服以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
文也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云
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疏此以下皆蜡祭
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大經疏此以下皆蜡祭
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
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
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
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災
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
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
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

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素服送終是
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
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草木者此解上
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
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
而服之也

疑義疏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
時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
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
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

故不數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故月令
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剝祠於公社及門閭臘
先祖五祀鄭註云此周礼所謂蜡是也

廷華案祝辭係合八神並告水土等皆八神至
之說以有知無知有辭無辭為說陋矣且既以
草木有神為難又自以徧地皆是解之究竟無
理可據要固鄭以昆蟲為八神之一故又推及
草木其外也亦宜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
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臨客告也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

訂義註諸侯於腊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
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戒者
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蔭也
又詔以天子樹瓜蔭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蔭財
利也說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
之篇也引此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天子
於可蓄藏之物既不種植利也疏此一節因上
戒諸侯不可蓄藏蔭財利也
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
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
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禡鄭司農云禡

細絲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
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札不云掌獸此云
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鳥者大羅氏
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
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
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
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
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
而尊其服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
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

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今使者雖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馬氏云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為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又以為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而為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

謂作羅襦者以此致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為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蓋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被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敝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時可以供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

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廷華案貢當蜡祭之

時故即服其服以助祭也必祭時來獻者以非常貢也

疑義註詩云瑩瑩緇撮言野人也疏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為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宜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

是七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
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止當羅氏
以鹿為女示使者爾

延華業詩言都人士曰民望日月吉不當以野
人言又天子無致女於諸侯之理若以女為七
國之俘亦集說所謂不恒有者則皆曲解耳方
氏曰以致鹿飾女之物與之陳氏集說曰以鹿
女示之或然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訂義註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
蜡者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
謂收歛積聚也進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
故為酒醴進與祖妣不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月令
臘在新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蠟相去幾日
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功後日經云既蜡不與功
老謂不與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
卑務或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疏此
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旱也
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相異燕記臘
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四方

者言蜡祭八神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
稔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
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
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
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
乃通者謂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
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
酒食使民歡美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
因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
則為蜡義亦通也

疑義註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
矣脫上文此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
似為一文此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
之民是息民為臘也其臘必矣○說詳上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臘陸產之物也加豆陸
產也其臘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
藪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
也藪又作薦同

註義疏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
醢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
菹至之道也徧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

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菜和菜之氣若菹本菹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未醢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為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麻醢魚醢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麋黃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

所盛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藜味而貴多品者
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藜美味貴其多有品類
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
食味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
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
之道也

疑義註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
鵝茆菹麇鵝饌食之豆有葵菹羸醢鴈拍魚醢
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言禮以異為敬疏知此謂
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案
人加豆謂尸食訖賸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

謂期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諸侯菹志用菹物
臨志川陸產與天子不同天子引天子朝事之豆
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同其菹鹿鵲其菹
糜鵲菹並磨鵲與此經同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
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
臨豚拍魚醢此經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
芹菹光醢深蒲醢等非陸產也鹿與醢醢非水物
與深蒲及筍菹等又天子饋食有蜃蚶醢醢非水物
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蜃蚶醢醢非水物
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
天子與諸侯異也

廷華案此記與周禮不同之處不一必以天子
諸侯別之徒援援耳時以疑存之至所謂非食
味卽下所謂可食不可嗜耳異字混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

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
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訂義疏此以下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
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簋而無味不
可散嗜而不可好也者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
常未服以為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大
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之威
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廢其
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共

事神明之道不可退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

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總結上

文

案經以武為萬舞說見上此刪

酒醴之美也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鞬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珉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承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又音完越音活橐又作橐鞬簡八反和胡外反鞬依註作鞬幾巨依反

訂義註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

且也明水司烺以陰爻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
橐鞬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幾謂漆飾沂
鄂也是也疏尚質則大羹不和水之主尚不及疏布之尚
是也云明水司烺以陰爻所取於月之水也者
周札秋官司烺氏之文也云蒲越橐鞬藉神席
也者今札及蒲禮橐鞬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
席俱藉神也云幾指漆飾沂鄂也者幾與載字
相涉幾是幾服之所疏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
故以幾為沂鄂也
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
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
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
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

者器人云。瓠布器八尊。禮器云。犧尊。瓠布器是也。蒲越橐鞬之上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橐鞬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饗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橐鞬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必聚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
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聚之甚極者也若
其安聚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
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

陽組奇而籙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
外也

訂義註牲陽也庶物陰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
於諸侯為上也說文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註
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也
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陰也者庶物雖出於牲體
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會體故為陰也然聘

和而後斷也

訂義既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
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
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
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
上故云尚焦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
通也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
聲和之義聲和而後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
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絰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醢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冑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衆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齊

皆及通丁立反毋追

訂義註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

時人綏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綏大白即
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
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也阼者東序少北迎主
位也成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臨
於客位尊之也志者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
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故名者重以未成人之
時呼之或謂委貌為玄冠也共者所不易於先
代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共有昏禮或改取
也娶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
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

則皆加臨於房戶外三加弁纁是尊其志也言三
者初加纁於房戶外三加弁纁是尊其志也言三
意益行大三加纁於房戶外三加弁纁是尊其志也
欲其志益行大三加纁於房戶外三加弁纁是尊其
是志也益行大三加纁於房戶外三加弁纁是尊其
冠也至冠之日北賓案士德冠後加纁於房戶外
上近主人之北賓案士德冠後加纁於房戶外
於東房賓之北賓案士德冠後加纁於房戶外
纁取纁布為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
身受纁布為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正警
身起入東房賓之北賓案士德冠後加纁於房戶外
就位坐然後又西階上至東房賓之北賓案士德
冠成身若冠賓然後又西階上至東房賓之北賓
未成人之冠也時呼其姓名以東而南面賓之
既冠見之是時也諸侯於西階上至東房賓之
伯其南是時也諸侯於西階上至東房賓之
冠之知用士也禮者以雖有假冠而禮與士夏冠
及初以前諸侯未之有冠禮與士夏冠同未其造夏
元

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繼世以士。諸侯象
賢也。若此。擇夏未以。未。有。諸。侯。繼。世。以。士。諸。侯。象
官。爵。人。德。之。授。隨。德。隆。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
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
爵。猶。無。冠。禮。燕。明。士。禮。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授。
無。諡。此。一。經。明。士。禮。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授。
故。此。論。士。無。爵。死。時。無。諡。是。為。記。之。時。加。諡。故。云。今
也。古。者。生。無。爵。死。時。無。諡。是。為。記。之。時。加。諡。故。云。今
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士。既。有。命。之。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禮。弓。云。士。之。有。諡。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諡。者。
士。因。為。始。明。以。前。無。諡。也。始。也。無。諡。即。無。諡。也。疏。冠
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儆。禮。有。士。冠。禮。正
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
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
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

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
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太古之時其冠唯用
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
重古先冠之也其緇也孔子曰吾采之聞也者
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緇而後世加緇故記
者云其今世加緇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
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緇之事冠而做之可
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做棄
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委貌三
者此下三代恒所服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

而其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
夏則為冏道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
禮委貌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贊言所
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贊以其
形名之周弁殷冑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
出於槃桀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冑名出於撫撫
殺也言所以自殺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
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
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前所明悉士禮故無
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

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日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王等並依士禮冠子也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

疑義註冠而敝者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故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道謂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弁舄收齊所服而祭也

古五十爵命至其衰未成人者多見纂弒乃
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儲君副主猶云大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
也冠不復用之為齊冠三代改唐虞之制齊冠其不復用布冠以詩彼都人臺望縹緲注云縹緲
縹緲布冠者彼謂儉且賢故著古冠耳行道謂
養老燕飲燕禮記稱若視朝行古冠則委三命以
云委所服而儀祭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
冠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果冠委親一條
論三加始加之冠命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
皮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疏士子皆
皮弁者以共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
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
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大戴禮有公冠
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與大
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
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
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
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
也是天子別有冠禮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
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
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若試為大

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廷華案冠而敝之說詳士冠禮記要知孔子未聞承上綏言則敝亦敝其綏耳非敝其冠也註以齊冠不用明敝其冠之義不知臺笠緇撮雖民望亦服之可謂之不用乎疏儉質之說尤無謂也齊祭同服亦未之前聞

徐並詳士冠記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教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

所以治天下也

訂義註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以下
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疏此因上論冠義下論
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
其有義理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
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
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
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
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

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立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壺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也者勿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為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訂義註天地萬物目禮之義娶異姓者同姓或娶多相襲也誠信也腴猶善也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事獨立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醢先謂倡道也別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鴈也男女以下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親之者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先王若太王文王出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尚禮謂大古之禮器也作

卑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
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室明
當為家事之主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
以陽散之也序猶代也不疏二者謂辭也幣不
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此二者正也信也幣不
鄭註云賓不稱幣不云正者正信也幣不可制
云信事人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信之小別
則兼親之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信之小別
也昏親以明夫婦禮有分則不妄交親於婦也
先降自西階俛視婦車綏綏欲親受於婦也
婦降自西階俛視婦車綏綏欲親受於婦也
也親之也者謂御婦車綏綏欲親受於婦也
故云親之也言俛視婦車綏綏欲親受於婦也
已也故云親之也言俛視婦車綏綏欲親受於婦也
也事也女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通或齊戒為
也今女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通或齊戒為

却特牲

從授男哉亦俊婦共人此然以升不北迎致神齊救
賓之姑也亦有婦乃亦功乃也五爵致嗣也敬陰齊我
階坐思私猶厥餘饋明為尚共色是乎後為者也迎神
而下者之恩明謂時日皆古亦俱士言世內釋將是陰
婦謂義也婦男所也是之玄服宜故主所以敬陽
從適也所監姑舅男天禮時故之敬云故為為此也
主婦男以饋食姑姑贊自俎總上也先有者社夫者
階也姑食者竟食卒而然以稱者案祖國重稷婦陰
而婦降竟也以特食自也外玄則昏後者故主之陽
降見自以私餘厥謂然陶其冕天禮也是宜為道謂
是饋西餘之食之明也是器也子士明為用先如夫
示餘階食也與禮日厥無但器以昏如社敬祖事婦
授之婦賜者之竟婦其飾月用下用此授所後鬼也
室禮降婦鮮也也見也之陶陶皆上之內以而神著
與畢自若婦而食男其物匏匏而尚上以可也而云服
婦男作此饋禮餘姑明匏而巳禮服將以始觀不鬼而
之姑階示餘本日訖謂非已禮服將以始觀不鬼而

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親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謂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牖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矣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祭者之號
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蚩臭鬱各
老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
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
陰案陸氏注用蚩臭絕句庚也字絕句陸氏注依陸氏注作馨蕩
訂義註尚謂先薦之滌蕩猶搖動也灌謂以圭
瓊酌蚩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
侯之禮也莫謂薦孰時也時牲饋食所云祝酌

莫於創南是也蕭蕭蒿也染以脂合泰稷燒之
 詩云取蕭祭脂言陰陽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先薦者對合亨饌孰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
 尚聲周人尚矣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
 則人得而先之矣鄭云先大司樂云若樂九
 地可推此言之虞氏云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大司樂引此言之虞氏云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考來格蕭韶九成鳳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
 此虞氏大樂與周同樂九奏儀此宗廟九奏之
 或當與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求諸陽謂
 在滌盥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求諸陽
 之樂別熊氏又云幾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
 為樂神始埋為散神始血為陳饌始祭地樂
 以樂為神始埋為散神始血為陳饌始祭地
 祭樂為神始埋為散神始血為陳饌始祭地
 為陳饌始義或然也陳饌始義或然也陳饌
 薦而云宗廟為陳饌始義或然也陳饌

又云杜預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茲非也知此
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也
夫士之禮無與滌濯之事故也云莫謂薦孰
時也時牲饋食禮所云祝奠於南是也者孰
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
合黍稷既奠然後啗之者此云蕭與脂合黍稷
是以脂合黍稷取蕭與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
蕭及脂黍稷疏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有虞氏
合馨香也
之餘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
用氣物也血腥燔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
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
堂燔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燔祭
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燔三者而祭是

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殷人尚聲者
帝王革吳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
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
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尚聲故未殺牲
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闕然後出迎牲
者闕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
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
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號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
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
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周人尚

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謂鬯也又以搗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鬱虛云言取草芬芳香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

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
灌用玉瓚以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
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
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
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
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帶合黍稷燒之
也此謂饋食時也尖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
黍稷之尖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燭
蕭合膾蕭者明上燭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
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尸內更從此始也於薦

孰時祝先酌酒奠於側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
又取香蒿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
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

詔祝於室生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登祝於
主索祭祝於祐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
達人乎祭於祐尚曰求諸遠者與

訂義註詔祝生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
西南面布五席東面取牲脾臂燎於爐炭先肝
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醴於主
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

禮記疑義卷二十六

郊特牲

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
坐於主北馬用牲謂殺之時制祭之後升牲首
於北牖下尊首上氣也直祭謂薦孰時也如特
牲少年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
腥之屬盍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枋被此室
與堂與尚庶幾也於此謂朝事特者此以下云用牲
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
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脾云朝事延尸
洗肝於鬯鬯也而端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
之故始云入以詒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詒燎
神於室以祭于主前也云主者墮謂墮祭也所謂分
戒肝也祭者制也謂割其肝而不親制其肝所謂
制祭也祭者制也謂割其肝而不親制其肝所謂
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盥此云詒而祝於室下云用

也傳於祝事辭也登非下暗曲而於也尊席之者牲
也枋求枋於於告祭其說云燔也言東尸主自與即於
廟謂神以室皇於以首有升下升之而主尊北者庭
門但次云伯若孰三氏以知在約也席在南於少事知
祭在廟知牲是禮正之陽制祭後祭此祀北牲也當
廟又此於也少言首首明祭後祭此祀北牲也當
門為富庭知半薦皆者是後者宗注延若馬饋云此
枋求薦升薦敢孰用正也羊戶又以此之於尸在與孰云
是祭孰首孰時乘祭直之祭云膾在北下也及尸南席面以尸主以
正祝之於時乘祭直之祭云膾在北下也及尸南席面以尸主以
祭官節室下以剛祝於祀知廟文故少半而自北南來於筵
時祭索云上龍祝於祀知廟文故少半而自北南來於筵
既在求索文用薦以直羊升者首見在妻牲席方為升室且
設於也祭枋廣祝龍祝正牲首見在妻牲席方為升室且
王祭枋廣祝龍祝正牲首見在妻牲席方為升室且

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待賓客之詩楚茨云祝於此索祭於外以祔其禘外鄭又註上祔矣知者禮器云為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亦不云此經直云祔不云年又註並云云廟門曰外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祔也故幽全之為言敬也相饗之明也祔大也血祭日廟門不祔爾雅釋宮文云之祔者以正祭日祔名也者不祔爾雅釋宮文云之祔者以於此解正祭之所在廟之或為祔候在室或於此者此解正祭之所在廟之或為祔候在室或於此者乎故兩處設候也索為祔之時或偕室乎為祭者諸是語辭其神室或連離於人不在偕室乎祭之祔向日求諸門祔者底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正祭也時祭於廟門祔者底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正祭也神也求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况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

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蓬豆也祝乃
取牲脾管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
當此時主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
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生
生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
面也

疑義註謂之祊者以於緋祭名也疏明曰緋祭
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於東方
註云祊之禮室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此既正
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恩總祊云廟而謂之祊者
以祊是廟門明曰緋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
以明日緋祭也○說詳上
之日祊也○

枋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
直也相饗之也報長也大也尸陳也

訂義註倮猶索也敬者為尸有所俎此訓也人
君報辭有留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
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肱也相謂詔脩也詔
脩尸者欲使饗此饌也時姓饋食禮曰主人拜
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報此訓
也尸或詒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
也說非也者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
象當從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賜陳列今
故訓之為陳臥案時姓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
故云非也

祝取牢心舌載於肝俎故於饌北尸每食牲體
反置於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少年云皇尸
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使女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
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經云
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相饗之也
者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
饌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
尸尸答拜訖執此劍南之奠祝則故辭以饗之

欲尸饗此莫也尸遂祭與啐之報長也大也者

尸報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延平朱熹亦大夫報解說既快姑存之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
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
明水報陰也取脾營燐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沈齊貴
新也凡沈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
水也

訂義註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
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謂終
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

齊如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脾膏腸間脂也與
蕭令燒之亦有黍稷也沈猶清也五齊濁滓之
使清謂之沈齊反取明水皆黃新也周禮惟氏
以沈水漚絲沈齊或為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
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加肺泰稷
祭者崇時牲禮云祝令絜黍稷肺左執解尸取
絜於醢絜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黍稷肺黍稷
之是尸絜絜之時有黍稷至主人絜之時皇氏
以為尸絜絜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絜之時皇氏
有黍稷解此黍稷為主入絜絜追昔倣禮正文
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崔其
氏云五齊上加重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
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五齊重明水亦重
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
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註云

明水以爲玄酒是也凡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
總祭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經祭之明水也故鄭云
祭泰稷加肺謂終祭不云祭齊非祭齊也案儀禮祭
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祭齊也者以鄭云三
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經祭之月故也凡祭血腥
之時已有酒三酒皆燔肝於鬯也而燔之是也
取牲脾管燔於監炭洗肝於鬯也而燔之是也
至薦孰之時又取脾管而燔之故鄭云此注云與
泰稷合燒之謂燔然後燔也蕭合簋香故鄭云此
蕭合燒之謂燔然後燔也蕭合簋香故鄭云此
有蕭與脾管也亦有疏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
泰稷故云亦也
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
體肉裹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全具所以備此
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
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

血榮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
貴氣主者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
北貴於東之注也且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
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稷加肺者
謂尸既坐饌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薦肺
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
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
加明水也報陰也者鮮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
五藏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
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脾膋燔燎

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脾膾燎於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饗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脾膾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與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脾膾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為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明水說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說猶清也謂涕五齊使清故云說齊所以設明水及說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凡說新之也者釋說齊之意言所以說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其

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潔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牛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訂義註割解牲體稱孝孫孝子謂事祖祢稱曾

孫謂諸侯事五廟也於魯祖以上稱曾孫而已
相謂詔脩尸也嘉善也治肉曰肆脰孰也安安
坐也尸始入舉奠舉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至
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
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舉諸侯奠角古謂夏時
也說焦氏云經既稱國豈則兼諸侯及大夫今
祖而得孫曾孫也其諸侯以上雖是內事則祔之於外
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祔之於外
稱故下曲禮云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某外事
士二廟祖稱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疏敬之至
祔共廟前經註云謂祖祔上士也
也服也者官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

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
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
之事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
也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
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
者釋肉袒之文言必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
去飾是服之竭盡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
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
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
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

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
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祭祀之
相解為相之法也庾氏士賓主之礼相告以揖
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
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上是其無所與讓也腥
肆爛醢祭者肆別也言祭或進腥醢或薦解別
或進湯飢或薦羹孰故云腥肆爛醢祭也豈知
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
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
祭之心不一耳單角爵名也天子曰單諸侯曰

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劍南尸入卽席而舉之如特牲禮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爵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妥也尸始卽席舉奠爵角之時既始卽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妥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賁故耳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酸酒沈於清汁獻沈於酸酒猶明
清與酸酒於舊澤之酒也

訂義註茅謂汙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
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
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醪
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汙以酌酒酌猶斟也酒已汙則斟之以實尊
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於尊凡行酒亦為酌也
清謂汙酸酒以清酒也酸酒盎齊盎齊差清和
之以清酒汙之而已汙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

久味相得醖謂汴枏也。以醖酒也。枏也者中有
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汴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
莎不以三酒汴枏也者枏也尊也猶若也。舊醖
之酒謂昔酒也。汴醖齊以明酌汴醖酒以清酒
汴汁獻以醖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
廢時人或同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
醖酒以舊醖之酒汴之矣。者就其所知以曉之
也。汴清酒以舊醖之酒者為其味厚脂毒也。
汴醖齊以明酌者言汴醖齊之時以明酌和之
引周札醖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醖齊也云
五齊醖尤濁者以醖比益齊醖齊沈齊以次
清故云尤濁其質比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

沈煮之謂皆爵云昏訖云春作鄭正也沈醢清之
時此之沛沛稱行凡禮取酒狀者注是云醴酒酒上
祭記與謂之為酒行日之已傳醇周漢事齊清三也
二不醢沛以酌亦酒酌以沛者先禮之酒也於酒者
齊言酒流清也為亦女賓則信和云醇今明醴之周
三五同也酒醢酌為酒尊斟四酢事酒之謂齊中禮
酒齊鄭以盎酒故酌三升之牛醢酌酒酒明酒酒
與獨注其齊沈儀也注也實傳之有與皆故又尤一
鬯尊司差差於禮者於言實傳之名事解新知清濁
故醴尊清清清鄉言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
此盎弄不先醢飲非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言二云用和酒酒但證通者此今之皆也事事齊酒
記齊從茅以盎燕賓實實鬱以用牟酒是者酒酒之
者者從其清齊禮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尊
糴以醴醴酒也實為稱酌酌言也之酒也而事而
之司醢齊而沈爵酌凡之意引沛也引新故酒者酒
天尊沈沈後沛與人引意引沛也引新故酒者酒
子奠從齊沛也

[illegible]

酒皆以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
今事以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
味厚腊毒也者舊醉之酒謂昔酒雖今成此清
酒為薄故用薄酒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醴
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此注解記時
云高位安疾類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
清酒之酒疏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
二齊及鬱鬯之事縮酌用芳明酌也者縮涕也
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涕而後可斟酌故云縮
酌也用茅者謂涕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
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涕醴
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涕之不云
泛齊者與醴齊同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註辟為弭

訂義註析猶求也謂析樞樞求永貞也報謂若
獲未報社由用也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齊三
日者思其尤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則見之也疏祭既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唯有
其親之尤祝之文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
求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
由辟焉者謂用此祭之以弭此災兵罪戾之事
齊服用玄冠玄衣義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故
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解陰思義也三日
謂致齋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為親而祭故云所
祭者也